

## 鹿台少年杀人事件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422482)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422482>.

Rating:	<a href="#">Not Rated</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崇应彪/殷郊</a> , <a href="#">姬发/殷郊</a> , <a href="#">彪郊</a>
Character:	<a href="#">崇应彪</a> , <a href="#">殷郊</a> , <a href="#">姬发</a> , <a href="#">姜子牙 - Character</a> , <a href="#">杨戩</a> , <a href="#">殷寿</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1-07 Words: 4,874 Chapters: 1/1

## 鹿台少年杀人事件

by [bushihaogou](#)

### Summary

2021年6月7日上午7时46分，鹿台中学高三学生殷郊被同班同学崇应彪用刀刺伤，10时35分，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同日，犯罪嫌疑人崇应彪被捕。

### Notes

对不起，我是文盲。ooc属于我。再次对不起。

00

「房间里开了一盏灯。」

“2018年9月1日，我正式升入朝歌市鹿台第一中学。

那一年我十五岁。

开学典礼上殷郊穿了一件浆洗得发亮的白衬衫，他站在红旗下，背着光，我看不清他的相貌。在他演讲第一分三十二秒的时候话筒发出了刺耳的声响，殷寿站在他身后，微微皱起了眉头，话筒刺耳的声音在三秒后消失，只剩下殷郊的声音在校园里回荡。

殷郊的发言持续了五分钟，站回了队伍最前列，姬发站在他身后。

我想，在我认识殷郊的三年里，姬发总是站在殷郊的身后。”

“之后你和殷郊还有姬发在一个班里，不是吗。”

“是的。姜老师，她是殷郊的妈妈，我们的数学老师。她对我们很好，总是穿着旗袍。有一

天，她没来上课，殷郊的位置也空着了。后来才知道，姜老师，她前一晚坠楼了。”

“你记得是哪一天吗。”

“记得不清了。我只记得第二天是2019年10月16日。那一天殷郊穿了一件黑色的大衣。那件大衣很厚，是殷寿在校门口给他披上的，几乎要把他的腰压弯了。”

“你对殷寿和殷郊的关系很了解吗。”

“我对殷郊并没有什么了解的。”

“是吗。”

“是的。”

“那你知道姬发和殷郊的关系吗。”

“在鹿中，没什么人不知道。”

“那你呢。你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关系的。”

“我并不太关注他们。”

“是吗。姬发看来好像不是这样。”

“是吗。”

“是的。”

【崇应彪，请你配合警方工作！】

“好了小杨，今天也不早了，就到此结束吧。明天再见，崇应彪同学。”

“明天再见，姜警官、杨警官。”

01

“早上好，崇应彪。”

“早上好，姜警官、杨警官。”

“今天我们就先来聊聊你自己吧，好吗。”

“好的，姜警官。”

“就从你自己的家庭开始好吗。”

“好的，姜警官。崇侯虎是我的父亲。崇应鸾是我的哥哥。”

“你的母亲呢？”

“母亲很早去世了。我已经记不太清了。”

“这样啊。我记得崇应鸾好像和你不是一个学校吧。”

“是的，哥哥在北崇第一中学。我中考差了几分，父亲花了钱让我上了鹿台。我很感激父亲。”

【感激！这就是你杀了他的理由吗！】

「杨戩面前的水杯中，水面晃荡了两秒，之后再次归于平静。崇应彪盯着杨戩，他的姿势很放松，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

“是的，我杀了崇侯虎。”

“你愿意说说吗，崇应彪。”

“没什么好说的。”

“说说吧。”

“崇侯虎，我在2020年1月24日杀了崇侯虎。”

“那天有什么特别的吗。”

“那天是大年三十。他喝了很多酒。小区里有人在楼道里放鞭炮。他说，太吵了，让崇应鸾出去看看。崇应鸾走了，他又开始喝酒。崇应鸾走了很久。崇侯虎开始吐了。外面又开始放鞭炮。他说，太吵了。”

「一只蛾子飞了过来，绕着台灯飞了几圈。崇应彪伸手把它打死了。」

“然后呢。”

“他站起来，把皮带从裤子里抽出来，他的手还在抖，摇摇晃晃的。抽出皮带的时候，露出里面灰色的、开了线头的毛裤。他好像在骂人，外面的烟花炸开，落了满窗，我什么都听不清了。他开始抽我，我躲开了，他摔倒在地上，在那一滩呕吐物里。我觉得太脏了。我回到厨房拿了刀。他的血很热，浓稠的黑紫色，把地板弄得更脏了。”

“之后呢。”

“崇应鸾回来了。他把我推倒，我很疼，我刺了他一刀。他不再说话了。我逃跑了。”

「姜子牙站了起来，他坐得有些太久了。他伸了懒腰，在审讯室里踱步着。三分钟之后他拉开椅子，坐回了原来的地方。」

【2020年1月25日有人报警报告崇侯虎和崇应鸾的死亡。警方制定专项计划追捕犯罪嫌疑人。2021年6月7日，犯罪嫌疑人崇应彪应涉嫌杀害同学殷郊被捕。自2020年1月25日到2021年6月7日，你藏在哪里！谁在替你隐瞒！】

“我住在殷郊那里。”

“谁能证明。”

“殷郊。”

“但他死了，不是吗。”

「崇应彪的呼吸好像暂停了几秒。在那短短的几秒钟里，他的身子好像坍塌了。他的头几乎要陷到桌子里去。几秒钟之后他抬起了头，他的背挺得笔直。」

“殷郊，死了吗。”

“是的，殷郊死了。你杀了他，还记得吗。在2021年6月7日上午7时46分。”

“我杀了殷郊。”

“我想，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再见，崇应彪。”

“再见，姜警官、杨警官。”

02

“早上好，崇应彪。”

“早上好，姜警官、杨警官。”

“昨天你承认，从2020年1月24日杀死崇侯虎和崇应鸾之后，到2021年6月7日杀死殷郊之前，你一直藏匿在殷郊家里，是吗。”

“是的，姜警官。”

“可以具体说说是在哪里吗。”

“在鹿台花园。是姜老师留下的房子。姜老师去世之后殷郊一直住在那里。姬发曾经和殷郊同居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分手，只剩殷郊一个人住在那里。”

“姬发是什么时候搬出去的呢。”

“2019年11月17日。11月18日是周一，我们要升国旗。殷寿总是站在主席台上，旁边是殷郊和姬发，他们是学生会正副主席。那天升旗殷郊和姬发都不在，只有殷寿站在他一直站的地方。殷郊和姬发下午才到学校。殷郊脸上多了一道疤，很细。他好像被人摔碎了一样。”

“你对姬发和殷郊的关系好像很了解。”

“我只是知道别人也知道的而已。”

“所有人都知道殷郊住在鹿台花园吗。”

“或许吧。”

“为什么选择在杀了崇侯虎和崇应鸾之后逃到殷郊的住处。那天是大年三十，殷郊没有和殷寿一起过年吗？”

“没有。姜老师去世后，他们关系一直很差。殷寿在2019年11月24日和苏妲己完婚。她是我们的前几届的学姐，去年回来当英语老师。12月之后，殷郊除了期末考试，再也没有去过学校。”

“这并不能解释你为什么选择当时逃到殷郊的住处。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殷郊选择为你隐瞒行踪。而且据说你们的关系并不好，不是吗。”

「崇应彪揉了揉眼睛。他的眼睛很红，好像很久没有合上过。」

“殷郊不来学校之后，我去过他家。杀死崇侯虎之后，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他说了什么。”

“他说，新年快乐。”

“然后呢。”

“然后我去了他家。”

“你们在他家里做了什么。”

「崇应彪的头发贴着头皮剃得只剩青茬。他的双手被固定着，必须要低下头才能揉到眼睛。他揉眼睛的时候动作幅度很大，好像要把眼球从眼眶里摘出来。他抬起头，眼睛更红了。」

“我去敲了门。他给我开门。他的小区很安静，楼道里也没有鞭炮火药的味道。他穿了一件白色的毛衣，他好像喝了一点酒，但是并没有喝醉。他光着脚，他的脚很窄，很瘦，踩在地毯上，听不见声音。我跟在他身后进到屋里，我坐在沙发上，他跪下，在我腿间。我的皮带被他解开，他的脸贴在我的大腿上，他的睫毛很长，我勃起了，他给我口交。”

「杨戩的茶杯里，水面又晃荡了起来。姜子牙瞪了杨戩一眼。茶杯归于平静。」

“然后呢。”

“我记不清了。那天我们好像很晚才睡着。他的床很凉。之后我一直住在他家。”

“开学之后，你正常去学校。”

“是的。”

“殷郊也在开学之后回了学校。在2020年2月3日开学到2021年6月6日之间，没有任何记录表明警方曾经就崇侯虎和崇应鸾的凶杀案对你进行调查。”

“殷郊和殷寿说了什么。殷寿让他回学校。他答应了。具体的事情我并不知道。我们其实并不怎么说话。殷郊有的时候只是坐在客厅的沙发里。他好像并不在任何地方。”

“你是在暗示殷郊指使殷寿干涉警方办案吗。”

“我没有这么说。我并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崇应彪，请如实回答！】

“好了小杨。今天就结束吧。再见，崇应彪。”

“再见，姜警官、杨警官。”

03

“您好，殷先生。”

“您好，姜警官。”

“这次让您来是因为案件有了新的进展，还希望您能配合我们警方。”

“好的姜警官。但是我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不是吗，姜警官。”

“有些细节我们还要进一步了解。还希望您能配合。”

“好的姜警官，我一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

“殷先生，2020年1月24日，崇应彪杀害崇侯虎和崇应鸾之后潜逃，之后一直和殷郊一起住在鹿台花园。您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并不知情。鹿台花园的房子是前妻和我结婚之前她就已经买下的，她去世之后殷郊很想

她，就搬了过去。他在那里做了什么，我并不知情。我们家的教育是很开明的，并不会干涉孩子的决定。殷郊是个比较独立的孩子，他并不会什么事情都告诉我。”

“那您知道殷郊是同性恋的事情吗。”

“我在国外留学时周围有很多朋友都是同性恋。我对这些事情一向是不反对的。但是我想，殷郊他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只是他妈妈的去世对他打击太大了。”

“是吗。”

“是的，姜警官。他让崇应彪住进家里这件事情，我想是因为殷郊太心软，像他妈妈。他妈妈还在世的时候，我是很不同意她的教育方式的，她太溺爱孩子了。”

“所以您对他和崇应彪的事情毫不知情是吗。”

“是的，姜警官，我是毫不知情的。您也知道，我是鹿台中学的校长，我要对全校学生负责，有时候只能牺牲和儿子在一起的时间。现在想想，我真的很自责。”

“殷先生，我们还有一些事情想要了解...”

「电话响了，杨戬的话被打断。姜子牙起身，五分钟之后回来，身后的门没有合上。」

“殷先生下午还有会要开，我们就暂时不打扰了。让杨戬送您出去吧，今天打扰了，实在抱歉。”

“没关系的，姜警官。您也是为了为人民服务。我自己离开就好，你们忙吧。”

「姜子牙和杨戬把殷寿送到了门口。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人在等着殷寿，她穿了一条红色的裙子，小腹微微隆起。殷寿很高，几乎把她吞进了怀里。他们走远了。」

04

“你好，姬发同学。”

“你们好，姜警官、杨警官。”

“你收到录取通知书了吧，考的怎么样。”

“谢谢，姜警官关心，我被朝歌大学录取了。”

“真是厉害呀！朝歌大学可是全国最好的学校了！恭喜呀！”

“谢谢姜警官。请问今天找我来是什么事情呢。”

“啊，还是一些细节想要了解一下。”

“好的，姜警官，您问吧。”

“那我们先从简单的问题开始吧。我们现在了解到，你和殷郊曾经同居过一段时间，是吗。”

“是的，姜警官。姜老师去世之后，殷郊状态很不好，我很心疼他。所以我就搬到姜老师留下来的房子里照顾他。”

“但是你好像只住了一个多月就搬走了，你们是分手了吗。”

“并不算是吧。姜警官，您可能不知道，殷郊和我虽然很像，但他有时候真的很像是被宠坏了。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他沟通。他也没有什么其他朋友，我想带他出去走走他也不愿意。当时就快要期末了，我还有篮球队最后一次省赛要准备，实在是没有精力和他闹了。所以我们吵了一架，我就搬出来了。”

“之后呢。”

“后来开学，他好像状态好了很多。他正常来上课了，第一次月考，他又考了年级第一，我想可能是这个让他很开心吧，他没多久和我道歉，想要复合，我答应了。我们之后再也没有吵过架。后来高三，我有时候压力很大，他也一直在安慰我，鼓励我。如果，他现在还在的话，我们应该能一起上大学吧。”

“真是太可惜了。”

你知道崇应彪在2020年1月24日到2021年6月6日之间一直住在殷郊家吗。”

「姬发没有说话。他穿了一件白衬衫，是他哥才给他买的。殷郊有一件一样的衬衫，是姜老师给他买的。姬发有一次说，殷郊，你的衬衫真好看。殷郊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姬发穿上了，殷郊比他更加高大，衬衫在姬发的身上空荡荡的。殷郊凑过去亲了亲姬发。现在，姬发有一件合身的衬衫了。」

“我知道。殷郊和我说过。他说崇应彪没地方去了，先住在他这。”

“你是什么想法呢。”

“我没什么想法。我想，他有时候是太善良了。”

“你知道殷郊和崇应彪发生过关系吗。”

“知道。崇应彪很喜欢炫耀。殷郊后来不想回家，我们就去开房，他身上的痕迹乱糟糟的，像是被狗咬了。”

“你不生气吗。”

“我生气没什么用的。殷郊很乖，却又很固执。后来，我们已经不怎么再聊天。就只是做题，做爱。他不想说，我也不想问。我们都只想对对方好。现在想，其实我根本没那么了解他。”

“鄂顺说，你曾经和崇应彪发生过冲突，是吗。”

“是。我们在班里打过一架。”

“结果呢。”

“我哥来了。他当时刚当上我们的年级主任。殷校长很看好他。他把我和崇应彪分开，罚了一会站，然后就上课了。”

“殷郊呢。他也在班上吧，他没制止吗。”

“他只是在看着吧。他其实永远都是那样。他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从来不和别人起冲突，因为没人和他起冲突。他好像一直在我们之中，又好像离我们太远。但我不知道。我对他没那么了解。”

我想，崇应彪好像也是这样。并没有人了解过崇应彪。”

“那2021年6月6日呢。”

“那天，那天没什么不同吧。那段时间大家都在忙着备考，没有人关心别人发生了什么。那时，苏老师怀孕了。殷郊三模没有参加，我想，他对苏老师太抵触了。他旷了几节课。6月6号那天，我们很早放了学，殷郊在校门口等我，他说他很爱我，他说要一起上大学，他问我想不想离开朝歌。”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说，好的，明天见。”

“然后呢。”

“然后我哥来接我了。那天晚上我爸和我说了很多话。我睡得很早。我和殷郊并不在一个考场。高考完了，我看新闻，知道殷郊已经被杀了。”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没什么想法。我有时候会梦到他，但我已经不记得他的样子了。”

“是吗。”

“是的。他好像很久以前就已经死了。”

「姬发又坐了一会。他吐出一口气，姜子牙说，就到这里吧。他们握了手。姬发离开了。他穿着白衬衫，显得非常挺拔。外面是一片艳阳天。姬发走进去了。」

05

“早上好，崇应彪。”

“早上好，姜警官、杨警官。”

“早上好，崇应彪。”

“崇应彪，其实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已经差不多了。今天我们把细节再想一想，好吗。”

“好的，姜警官。”

“是这样的，我们昨天问了姬发，他说6月6日的时候最后见到你和殷郊，好像一切都不会让人预料到6月7日殷郊的死亡。你愿意和我们说说6月6日你回家之后晚上发生了什么吗。”

“姬发，他还好吗。”

“他很好。他被朝歌大学录取了。”

“是吗。”

“崇应彪，请你回答问题。”

“好的，杨警官。那天我们放学很早，姬发和他哥哥回了家。姬发走了，我们也就回去了。殷寿在家门口等我们。殷郊和殷寿进了书房，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只知道他们吵得很厉害。过了一会，殷寿走了。我进去看殷郊，他好像哭了。”

「崇应彪停下来了。他的大拇指指节让手铐磨得有些发红，他转了转手铐，继续说下去。」



」

“他说，他想做爱，我说好。他那时候很轻了，我把他抱到床上，他的肋骨那一片发青了。我说，要不要先处理一下。他说，不想做了。我陪他躺了一会。他说，他想和姬发一起走。他说，他不想再在朝歌待着了。他说，他觉得姬发并不懂他。我问他，我怎么办。他说，崇应彪，你自生自灭吧。我扇了他一巴掌，他嘴角流了血。他问我做吗，我说好。我就开始操他。我们做完了。他说，崇应彪，我累了。我问他，你有没有把我当人看过。他没有说话。我们都睡着了。”

「杨戩的笔没水了，他让崇应彪暂停了一下，起身拿了一支新的笔。」

“第二天，我们一起吃早饭。殷郊把准考证和文具装在透明的文件袋里。我感觉，他好像很累了。我当时要刷碗，就让他先走了。我从厨房里看见他一个人站在楼下，把准考证撕了。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当时突然很生气，我顺手拿了刀走过去，他看见我了，他也看见刀了。他说，崇应彪，你还不去考场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放弃他拥有的一切，我又觉得我好像太知道了。我把刀子插进了他的肚子里。他的血太热了，我握不住刀了。”

“我以为，他会站起来。”

“但是他身子太软了。他倒在地上了。”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